



## 百家笔会

## 拥抱

□ 莫晓鸣

你盯着妻子看了一会,咬咬嘴唇,张开双臂不由分说地给妻子一个有力的拥抱,然后拍拍妻子的后背说:没事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就在这个湿润的下午,连日阴雨天气终于换了面孔,天地间似乎达成和解,不再有闻风而动的雨雾笼罩整座城市。窗玻璃上的水雾凝成道道条纹,似乎要将喧嚣的街市挡在外面,还企图将雨的痕迹留下。

你接完母亲的电话便心意烦乱,脑袋一片混沌,亲切的声音变成令你总想躲避的声音。这些日子,相同内容的电话,母亲已重复多次,一次比一次口气强硬,不容置辩。你木木地坐在办公桌前直到下班,才步履凌乱地下楼,然后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街道穿行,漫无目的,最后来到海边,你才停了下来。你对大海司空见惯,不是迷恋大海,但是它的无垠和湛蓝总能吸引你,安抚你的情绪,给心灵短暂的归宿。

白沙门是海口北面的一片海滩,视野开阔,海风清凉,这时不太热烈

的夕阳已隐入云层,溅起一片片红彤彤的余光紧贴着天幕。你停好车,在不远处的沙滩上坐了下来,从挎包里拿出手机,看都不看,就默默地关掉。三月的海边还是冷风不败,驱赶着海浪一层层往岸上奔跑,它们嬉闹奔放的姿态永远高人一等。大海之大,万物入水无痕。

但是,此时此刻,你无法将生活的芜杂抛却脑后,刚才母亲的电话反复追问你什么时候要孩子,以一个母亲的威严和焦虑,口气不容置辩。结婚三年多了,难道你能说婚姻中的得失还不能让你适应?身边相伴的人时而熟悉,时而陌生,在你心中还没有定数?三年多时间里,房子成为承诺和希望的动力。三年的日历一天天翻过,你们终于如愿住进新居,全是用辛劳、勤俭和精打细算去实现。如今房子让你俩内心安稳,无比艰辛地建造一个家,你总算有了城市主人的样子。只是结婚三年多还没孩子,在乡下母亲的眼里确实不正常,疑窦顿生。你已属晚婚,三十多岁才踩着婚礼进行曲挽起新娘的手臂。这次母亲很固执,絮絮叨叨,她甚至在电话里提议你和妻子都去医院检查身体。你知道自己和妻子的身体都没问题,母亲的啰嗦只能使你心生烦躁,只是面对身在乡下老家的母亲,若果站在她的角度,她的关切并非无道理,你甚至有种欲辩无言的委屈,有种压低喉咙让哭声脱口而出的冲动。

城市的僵硬和冷酷你已深深领教,你努力将小家庭从一穷二白中拉出,你非常感激患难与共的妻子。你和妻子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,妻子来自北方一个小县城,你的家乡在海南农村,都是漂泊的身影,随遇而安的心。你们夫妻的收入都不高,三年间的齐心协力和节衣缩食,终于将结婚的欠账还清——主要是彩礼钱和在村里摆喜酒的花销,还积攒了一套房的首付。债务是这个家庭甩不掉的尾巴,还债和为房子奋斗期间哪敢生孩子?这些母亲当然不管不顾,你们



闲庭信步

## 苏东坡馈赠亲友海南香

□ 彭桐

史上文人,最懂海南沉香的,莫过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。从他“香送”至亲挚友,就可看出他对海南沉香超乎寻常的喜悦。

苏东坡谪居海南儋州时,特别爱“穷究物理”。他了解海南沉香的价值与尊贵,懂得其香道与含义。特别是,他不许“暴饮暴食”,也不满暴殄天物,他曾在《和陶拟古九首》诗作中指出集纳堆烧沉香属于奢华浪费现象。

苏东坡谪居昌化军郡城(今儋州中和镇)时,与当地黎族人民有着深厚的交往和友谊。因为受到当地人的喜欢与亲近,苏东坡通过购买与受赠,数次

得到海南沉香。海南沉香,在苏东坡眼中,也成了心灵寄托与精神抚慰之物件。他给一生“风雨对床约”的弟弟送去“沉香山子”,写下他在海南生活三年的著名的五赋之一《沉香山子赋》,还给在内地的一些有恩于他的挚友馈赠海南沉香,送去美好祝愿与祝福。

元符二年(1099年)十月,苏东坡写信给惠州太守周彦质,询问一位林姓阿婆的近况,并把一块沉香寄过去,托其送给阿婆:“林行婆当健,有香与之。”原来,苏东坡居惠州时,周彦质是循州太守,两人多次往来,结下笃深的友谊。周彦质时常为苏东坡“送米续晨

在城里的生活与她无关,她眼巴巴盼望的只是该生而未生的孙子,牵挂一个家族的未来传承。

夜色被一阵一阵的海风吹薄,浪涌的喧哗声宣示着黑暗里无穷的生命力。这时海滩上出现两个人影,他们互相追逐着,嬉笑着,由远而近。借着背后路灯投射的朦胧光线,青春的气息立马感染了你,从装束判断这是一对大学生情侣。念大学的时候,你曾经在情绪饱满的爱情中冷暖自知,深情曲折,最后曲终人两散。一晃十年,离去的人不再回来,那些爱意那些忠诚那些寒夜泪水,往事不堪回首。十年后不敢回望十年前的爱情,当然,那个曾经心比天高、胸怀天下的学子,也绝不会想到十年后自己的生活是这般模样,底气四泄,完全被生活卸下铠甲。

对一个从农村进城的年轻人来说,房子更像是海市蜃楼,它虚虚幻幻却能时不时地将人砸疼。大学毕业之后,你有好几次恋爱都被房子绊倒,因此你痛恨房子又梦想房子。结婚前,你就开始和妻子全心全意谋划如何买房,将爱情安置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——先是攒钱交首付,然后逐月还贷,你们准备做二十年的欠债人。妻子用粉黛将自己从中等相貌里拯救出来,虽然每天都打扮得活色惹目,走路左扭右扭,却是个愿意同甘共苦的人,对你的贫穷宽怀以待,轻描淡写。甚至,她能熟练地运用勤俭持家的技能,对付生活中名目繁多的开销。那时你们租住在逼仄的民房,夫妻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,会心照不宣地对自己未来的房子做一番描绘和向往,激动得面孔涨红。

岳母是个面冷心软的人,她疼爱离家的女儿,常常惦记着这对新夫妇在海口的生活。她给你打电话时好几次涉及房子,干净利落的言语故意给你压力,指示你将房子作为家庭建设的要旨,远隔千里,她对你们并非鞭长莫及。但对生孩子的事她只字不提,也许这便是岳母与母亲的区

炊”,苏东坡曾为周彦质题循州“默化堂”榜。到绍圣四年(1097年)苏东坡谪海南时,周彦质出任韶州通判,后又到惠州为官。周彦质是苏东坡寓惠诗词中提及最多的一位地方长官之一。

林行婆,亦即林姓阿婆,是苏东坡在惠州白鹤峰的近邻。阿婆守寡开店,卖酒谋生,自食其力,很为苏东坡敬重。苏东坡初到惠州不久,“野步嘉祐寺东野人家”叩门,认识阿婆,得知她已独居三十年,大为惊叹,于是写诗赞赏她是杜甫笔下拥有“花满蹊”的人物:“主人白发青裙袂,子美诗中黄四娘。”有一次,苏东坡夜晚路过一向勤读苦学的秀才崔逢亨住处时,见阿婆家“初闭户”,便用“毕卓偷酒”的典故,在诗中调侃要阿婆提防贪杯的“酒鬼”崔秀才“凿壁偷光”。

苏东坡认为,周彦质是可靠的人,林姓阿婆是值得念想的人,将沉香之礼托可靠的人带给值得念想的人,是值得做的事情。在苏东坡的潜意识中,或许已把念念不忘的惠州阿婆当作母亲一类的至亲看待了。

元符三年(1100年)三月,即苏东坡遇赦北归中原的前三个月时,他获悉好友范祖禹去世。为避免勾起悲痛,他不敢直接向范妻表示自己哀痛慰唁之情,而是给其儿子范元长连写两封信,请范元长在照顾好母亲的同时,代为转达他的问候,并随信寄去

别,岳母首先忧心自己女儿所居何处,然后才是生儿育女享受天伦。

哪一座城市都不会同情弱者,更不相信眼泪,你清楚勇气和实干将决定一个人的未来。你身上多了一个丈夫的角色,也用良知承担了一个丈夫的职责。你曾与妻子商量,买下房子后再生孩子,也只有这样,你们关于生活的畅想才能逐步变为现实。城市里的孩子金贵,生下后,各种育儿费用就接踵而至,林林总总,就像在银行开了一个必须往里面无限度存款的账户,更像一个生活漏斗,这样的活法,哪能攒下钱买房?想不到妻子却说无所谓,哪怕做“丁克一族”也无所谓。妻子的语气心不在焉,此言一出却吓了你一跳,你是个骨子里很传统的男人,当然不愿意将自己的家变成丁克家庭。

黑夜不断向大海深处沉积,一分一秒都不停顿。你坐在沙滩上,这时,风更冷了,不远处零星地走着几个身影,他们是什么人?黑暗里他们身份模糊,夜色是最好的掩饰。离开海滩后,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种生活?富丽堂皇或一地鸡毛?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海边的秘密。这时一只夜鸟贴着海面飞翔,不似鹭水,不似驭风而行,它身影孤单疲惫,声音哀嚎,似乎迷路了,在海面盘绕却不知归处。这一想法忽然使你内心伤感,你默默站起身,拍拍衣服上的沙土,就一步一步向停在不远处的电单车走去。朦胧的海面在你转身的刹那成了难以言说的背景。

披着凝重的夜色,你上楼敲门。妻子打开门后睁大眼睛,面带温色:这半夜你去哪里了?一直打你手机都关机,吓死我了!

你盯着妻子看了一会,咬咬嘴唇,张开双臂不由分说地给妻子一个有力的拥抱,然后拍拍妻子的后背说:没事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这句话,让妻子听起来云里雾里。趁着短暂的拥抱,你悄悄伸手擦了擦自己突然涌出的泪水。

“沉香少许”,希望在范祖禹的灵堂前焚燃,以表达他的“一锄之意”。

范祖禹生前曾协助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,并著有《唐鉴》《帝学》《仁皇政典》等书,这位作为四川同乡的史学大家,一直让苏东坡钦佩和崇敬,还曾称赞其为“经筵讲官第一”。不幸的是,在苏东坡遭受贬谪岭南的同期,同样刚正、忠君的范祖禹也遭到奸臣离间,被接连贬往湖南、广西、广东,最后在安置点化州英年早逝。

苏东坡十分悲痛,在信中嘱咐范元长要将父辈著述珍藏好,宽心静等朝廷批准归葬,还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能亲往,因为身处“海外困苦,不能如意,又不敢作奠文”,只能“遣人致奠”。

让时光回到苏东坡尚未被贬琼岛之前。农历五月初五是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生日。绍圣二年(1095年)端午节的前一天,谪居惠州的苏东坡,按照“寻一首好诗,要书裙带”的预想,写了一首词《浣溪沙·端午》赠给朝云。诗词中,他想象端午节这天,要让朝云在按照当地习俗用彩线缠臂、挂避邪小符之前,先用兰草泡水洗浴,“流香涨腻满晴川”“佳人相见一千年”。

试想,倘若苏东坡此时已领略过海南沉香,那么他一定会让王朝云在生日当天享受沉香“浴”,或亲手赠送一枚海南香,置于梳妆台上,沁入衣物间。妙哉,苏东坡!可人,海南香!

拒绝绝火朝天的喧嚣,远离杂乱无章的怅惘,暑意渐退的夏夜,一个人静静地行走,那些不请自来的诗意,可以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尽享。

蜿蜒的小路,不一定都有曲径通幽的走向,但只要肯俯下身子,肯定能捡拾一段野草的清香。很多时候,花儿的芬芳往往过于浓烈,而夏夜青草的香味,朴素得如同梦中的故乡。

驻足茂密的树丛边,静听蝉儿的清唱。夏夜中无眠的蝉儿,绝对是最浪漫的歌手,可以借着微弱的星光,尽情把单音节的抒情张扬。

而那些诗经里蹦出来的蛐蛐,始终是从头到脚的古装。但那架老掉牙的古琴,也能试着演奏与时俱进的时尚。打着灯笼的萤火虫,喜欢在草地间自由自在地徜徉。不厌其烦地演绎“腐草为萤”的传说,让浪漫一次次地点亮。

纤细的小草,不会拒绝一滴露珠的亲吻;小小的露珠,恰恰是散落人间的月亮。

不知不觉间,我把自己也走成了一片会呼吸的夜色。鞋底沾满星星的碎屑,衣袂间流淌着草木的私语,所有的孤独都长出了透明的翅膀。

在那片月光与暗影的交界处,我突然读懂了大地的缄默——原来最丰盈的独处,正是与万物共享这无言的交响……

## 夜下听乐

在幽静的街心公园,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,拉着远离大雅之堂的悠闲。

一会儿是昔日阿炳的怨,如哭如诉的星光,在弓弦上慢慢地颤;一会儿是草原奔马的烈,在还笼罩着些许暑气的夜色里,一路迅疾地颠。

传说中的良宵,看似远在天涯,实则近在身边:竟在老者一把弓子的操纵下,来得这般轻易,这般简单。

那些藏匿心中的美好,很多时候无需太多观众围观。属于自己的舒心与浪漫,恰似二胡上的两根弦。一来一去,就是夜风徐徐,就是星移斗转。

星月下的静谧,一湾没有风浪的泉。或揉或按的手指,搅动起一波又一波缠绵。

琴弓渐歇时,几滴晶莹的露水,正悄悄地滴下琴筒。老人把二胡收入布囊的动作,像是将整个星河轻轻托挽。

一个听者,各自揣着未出声的掌声散去。那些从来不需要被听见的,才是发自肺腑的共鸣……

(外一章)

□ 邓荣河

## 天涯诗海

## 六月,桃李熟了

(外一首)

## ■ 步步高

六月,太阳的蜜汁  
流淌着透明的滚烫。  
桃子涨红着脸,  
把隐秘的心事垂向篱笆。

李子在叶影里闪躲,  
青涩的棱角日渐柔软。  
风数着日子,  
在每道弧线上,  
留下金黄的印记。

孩子们跑过田埂,  
衣兜里装着果子的酸甜。  
他们的笑声,  
比露珠更早抵达清晨。

母亲的菜篮,  
盛满夏日的灿烂。  
她的银发,  
闪着去年冬天的雪,  
而掌心正捧着,  
今年的火焰。

六月,桃李熟了  
所有果实都踮起脚尖,  
在风的柔波里,  
突然记起自己,  
曾是枝头悬着的,  
那枚小小的圆。

## ■ 六月启航

六月的鸟鸣啄破薄雾  
天空刚洗净的宣纸上  
云朵开始练习绽放

风数着麦浪的金色节拍  
杨柳弯腰  
把绿意写进河水的曲谱

河流解开缆绳  
渔歌在漩涡里发芽  
每个波浪都涌向梅雨季

阳光的列车开始轰鸣  
万物蓬勃生长  
连影子都变得饱满

六月是一艘压弯水面的船  
载满希望与梦想  
正驶向夏天深处

## 凉拌盛夏

## ■ 李志杰

盛夏的阳光烧烤着大地  
薄荷味的冰川成了心中的向往  
最先蠢蠢欲动的是味蕾  
渴望一场透心凉

菜园子举行选美大赛  
西红柿穿着红绸缎登场  
只需一场白糖的雪  
就平息了喉间的火山

黄瓜静静地挂在架子上  
似清冷的月牙儿  
与太阳遥遥对望  
案板上的那声脆响  
惊退了池塘里的蛙鸣  
就是火辣的太阳也要诚心退让

我们调拌整个夏天  
碎冰在瓷盘里叮当  
油彩在光影间流淌  
慢下来的时光中  
藤椅摇成一首田园诗  
凉拌的夏天才美到骨子里



## 生活记事

## 童趣如烟

□ 孙丽丽

童年,在记忆里寻回,也是一种快乐!

童年的记忆里没有“孤独”二字。那时我们跳皮筋、丢沙包、捉迷藏、跳房子、踢毽子、打陀螺、挖芦草根、弹玻璃球、用高粱秆做鸟笼,用树杈做弹弓、拧柳笛儿、捉蚂蚱……

那年月,女孩子玩的游戏花样多。如早已绝迹的玩“骨头子”,手心手背上翻来翻去再猛一抓,真是“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”,手技高的小手一下可抓满五个骨头子呢。

一根细细的皮筋,女孩子能玩出百般花样。皮筋的跳法有多种,跳单根的,两个女孩拉着皮筋,另一个女孩跳;跳双根的,两个女孩站两边,用小腿把皮筋拉成平行线,其他人在两根皮筋间蹦来跳去,脚法有条不紊,踩、钩、挑、绕、转身等,像一套完美的舞步。

跳房子,就是在地上画出一个个方格子,一个瓦片就是游戏的道具,

单脚踢瓦片于格子内不压线,一圈顺利踢完,就可以升级了。那时我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,右鞋前头常常先磨破一个洞,那是踢瓦片的功劳。母亲也不生气,只让我寻一种叫“吊死鬼”的布袋虫,布袋虫纺织的茧壳结实耐磨,母亲把茧壳剪开巧妙地补在鞋洞上。我则把黑黑肉肉的布袋虫扔进鸭圈里,鸭子们呱呱地叫着跑上来啄食,那时真是:“东风放牧出长坡,谁识阿童乐趣多。”

捉迷藏更有趣思了。村庄附近就是果园,我们一溜烟爬到浓密的苹果树上,先是屏住气呆在树杈上,累了在月光下摘个苹果吃,静夜里能听到露水的滴答声;有时藏在麦垛里,由于隐蔽性强,小伙伴不好找,和着麦秸的清香睡着了……

儿时的童趣犹如含在嘴里的橄榄,嚼几下回味无穷啊。童年是一条小溪,那嬉戏的水花,永远开在生命的深处。



## 琼岛风情

## 昌儒村的麒麟舞

□ 许燕影

都说秀美如画的羊山是上帝藏在海口西南部的天然宝藏,无数火山溶洞、古官道、古井、古塔及花梨园、千年古村落,仿佛隐在深宫的蒙纱美人,美轮美奂中静待识。

百里乡村探秘,领略了无数风光,品尝了无数美食,却被羊山腹地另一个罕见的以早耕为主的村庄触动,尽管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是传统的荔枝、黄皮等热带水果种植,以及鸡、鸭、猪养殖,大部分年轻人更多仍是外务工谋生。却不得不惊讶,这个地处海榆中线14公里南侧的昌儒村,居然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村。

百度昌儒村,“麒麟舞”三个字便跳了出来。麒麟是传说中的瑞兽,民间一直都把它当作祥瑞的象征。麒麟舞属宫廷圣舞,有2500年历史,流传于达官贵人小范围圈。它由最初的图腾膜拜一点一滴衍变为“文化现象”,融入音乐、舞蹈、工艺美术、杂技等于

一体,成为有美学欣赏价值、民俗研究价值的珍贵遗产流入民间。那么,它又何时在羊山地区落根盛行呢?

查阅《琼山县志》,记载显示,清乾隆年间的羊山区已有舞麒麟的习惯。追溯到中原战乱,当时难民南迁,麒麟舞便随迁琼的始祖传入海南,另一个罕见的以早耕为主的村庄触动,尽管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是传统的荔枝、黄皮等热带水果种植,以及鸡、鸭、猪养殖,大部分年轻人更多仍是外务工谋生。却不得不惊讶,这个地处海榆中线14公里南侧的昌儒村,居然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村。

百度昌儒村,“麒麟舞”三个字便跳了出来。麒麟是传说中的瑞兽,民间一直都把它当作祥瑞的象征。麒麟舞属宫廷圣舞,有2500年历史,流传于达官贵人小范围圈。它由最初的图腾膜拜一点一滴衍变为“文化现象”,融入音乐、舞蹈、工艺美术、杂技等于

一体,成为有美学欣赏价值、民俗研究价值的珍贵遗产流入民间。那么,它又何时在羊山地区落根盛行呢?

查阅《琼山县志》,记载显示,清乾隆年间的羊山区已有舞麒麟的习惯。追溯到中原战乱,当时难民南迁,麒麟舞便随迁琼的始祖传入海南,另一个罕见的以早耕为主的村庄触动,尽管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是传统的荔枝、黄皮等热带水果种植,以及鸡、鸭、猪养殖,大部分年轻人更多仍是外务工谋生。却不得不惊讶,这个地处海榆中线14公里南侧的昌儒村,居然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村。